

罗生门之打车版

醉酒乘客未到目的地提前下车后溺亡 家属模拟打车实验,发现多等了12分钟 出租车司机要不要承担责任?



事发地点资料图片

记者 黄洪连

去年12月12日,杭报在线(www.hzrb.cn)报道过一则突发新闻:位于莫干山路文一路口以北的墅园公园里,一位晨练的老太太发现池塘里有一具男性浮尸。

当时,浮尸的身份和溺亡原因引发围观者的猜想。

昨天,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审理的一起生命权、健康权、身体权纠纷案,揭开了男子的溺亡之谜。

A 醉酒乘客要去城西银泰 却失足溺死在公园池塘

去年12月11日晚上,小罗(化名)与客户在西湖边吃饭。席间,小罗喝了不少酒。晚饭后,客户和小罗打算到西湖边一家KTV里唱歌。但小罗喝高了,多次呕吐,就没进KTV。在东坡剧院门口,客户拦了一辆出租车,送小罗上车。小罗告诉司机要去城西银泰。

然而,小罗当晚没回家,家人也联系不上他。直到第二天清晨,警方接市民报

警,在墅园公园里发现了小罗的浮尸。为什么目的地是城西银泰,却溺死在数公里之外的墅园公园?家属万分困惑。

十多天后,警方找到了当时载小罗的哥祝师傅,这才知道,小罗当晚并没有到城西银泰,而是半路下车了,随后走到下车点附近的公园里,失足溺水身亡。尸检结果表明,小罗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180mg/100ml。

B 质疑司机未尽照顾义务 家属怒告的哥和车老板

家属无法接受这一事实。他们将出租车司机祝师傅、车老板告上法庭,指责司机没有尽到照顾义务,非但没有把乘客送到目的地,半途下车时又明知乘客醉酒,还把他放下不管。

这一路上,到底发生了什么?昨天的二审中,出庭的司机祝师傅是这样回忆的:

当时乘客上车是说过“去城西银泰”,所以我一路向北开,开到了莫干山路上。

快到文一路口时,他说“到了”。我就说,这还没到城西银泰呢。可他用力拍打着车门,要求下车,还

嚷着说我骗他,城西银泰确实到了。我没办法,就说等过了红绿灯,在公交站台给你放下来。车子开到公交站台附近后,我就停了下来。

我要求他付钱,可他翻来翻去,拿不出打车费来,只翻出几枚硬币和一部手机。

我试着拨打通话记录里的人,但没接通。我只好开车走了。

法庭上,祝师傅和车老板都大呼冤枉。祝师傅说,下车是小罗自己要求的,而且当时小罗看上去也比较清醒。“放下他后我就走了,根本不知道事后发生了什么,就算警方找我做笔录,也没告诉我他已经溺水身亡。”

C 死者曾要求再跟的哥走的哥是否存在拒载行为

小罗家属的代理律师、浙江浙联律师事务所朱觉明当庭提出,既然小罗上车时已经明确说了去城西银泰,司机却在墅园门口把他放下了,没有送达目的地本身就有过错。

在警方对祝师傅所做的调查笔录中,祝师傅曾提到,下车后,“他说他跟我走”。

朱律师称,很显然,小罗下车后发现此地不是城西银泰,所以要求再上车,但却遭到了司机的

拒绝。庭审中,祝师傅解释说,他以为小罗是在说“我跟你去玩”。祝师傅称,他要做生意,当然不会带小罗去玩。

“你觉得一个陌生人,说要跟一个出租车司机去玩,这符合常理吗?”法官质问。

祝师傅强调说:“我就以为他是这个意思。”

D 死者家属模拟打车两次 尝试一一分析个中疑点

为了证明司机存在过错,小罗家属分析这一路上的种种疑点。

司机结账时的打表金额是27元,但家属两次做模拟实验,在相同的时段,走相同的路段,从东坡剧院打车到墅园公园门口,分别只需要17元和18元。也就是说,小罗乘车要支付的27元中,多出的10元是停车等待时间。依据杭州出租车收费规则初步推断,这10元钱,相当于等待了12分钟。

家属质疑说,在墅园公园门口,这12分钟里,到底发生了什么?如果小罗事发时状态清醒,为何下车需要如此之久?司机到了墅园没有翻表,是不是潜意识中也是认为乘客还没到目的地?

祝师傅则回应说,当时在和与小罗协商付

钱的事情,加上后来他拿毛巾擦车,所以花了些时间,但具体多长,他也记不清了。

家属一方的律师还指出,墅园公园距离莫干山路文一路口有300多米的距离,经过实地勘察发现,当中至少有6个可以安全停靠的下车点,司机如果在这些地方下客,也会避免悲剧的发生。

祝师傅说,当时就看哪里方便停哪里了。“这公园我又没进去过,更加不知道公园里面有池塘了,谁知道他会走进去溺水?”

二审庭审结束后,法院将另行安排宣判。而在此前的一审中,拱墅法院判决认定,因小罗的家属一方提供不出有力的证据证明司机存在过错,所以司机和出租车老板无须担责。

夜色中,一条货船沉入钱塘江底 多部门联合进行“生命大救援”

通讯员 张洁 记者 周中斌 孙磊 文/摄

昨天凌晨2点43分,市公安局水上治安分局接110指挥中心指令:婺江路之江路口江边,有报警称江中有船沉了,船上三人落水,其中有一男一女漂在江边,另一名男子已不见踪影!

值班民警李洪军迅速率人带好装备冲到码头。正值农历九月初二钱塘江大潮汛,此时潮水刚过南星桥,高潮位达5.3米。派出所码头已被刚过的潮水淹没,在颠簸的巡逻艇上,水警与同步出警的上城分局望江派出所民警取得联系,得知一男一女已被望江所和上城消防联手救起,立刻改变搜索方

向,往上游处进行搜寻。

夜幕中,巡逻艇上的民警听到远处传来断断续续的呼救声,循声找去,只见在靠近杭州市中级法院处的滩涂(钱塘江北岸)上,一名男子正趴在那里。巡逻艇缓缓靠近,李洪军跳入水中,将受伤的男子背上了船。此人正是沉船事件中的另一名落水者。

记者随后联系了杭州市港航管理局指挥中心的值班人员。值班人员称,事故发生在凌晨2点32分,沉船具体位置是在距离钱江三桥1.6公里处的城市阳台附近,沉没的是一艘编号为浙富阳(货)00868的运输船。整艘船已沉至江底,只有船体的桅杆露出水面。

据了解,该运输船核载运输量为300

吨,事发时船上满载着一种由鹅卵石压制的机制砂。昨天凌晨2点多,该船自西向东行至钱江三桥下游1.6公里城市阳台附近水域时,突然沉没,船上的两男一女弃船跳江。杭州地方海事局钱江处接警后,立即出艇赶往现场,由于事故发生地点位于钱塘江主航道,通航密度大,海事艇在到达事故水域后,立即对该水域采取了临时交通管制,并通过GPS发布交通管制信息。

根据港航部门信息,昨天钱塘江早潮于2点20分左右经过海月桥,潮高达2.8米,根据船舶GPS轨迹回放,该船沉没时间地点与潮水经过的时间地点基本吻合。初步分析,船舶为遇潮沉没,具体事故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。

他们确实是母子 却只能隔墙思念

民警做完详细的笔录材料,核实了所有身份信息,确定他们正是一对久别重逢的母子。

按照法律规定,未办结案件的当事

人,不能与家人见面——可悲的是,母子二人除了彼此是命运安排的家人之外,也都是不能相见的“未办结案件的当事人”。

同时,为了避免他们心理负担过重,

民警没有告知他们对方的涉案情况。

那一夜,这对失联已久的母子,只能侧耳分辨——隔着墙壁,那的确是至亲的声音……

渴望致富的母亲 误入传销的泥潭

这对母子来自建德的普通家庭。母亲曾在杭州市区打工,2013年,渴望致富的她加入了一个传销团伙。

头目把所谓高科技概念吹嘘得天花乱坠:“你知道云储存、云计算吗?我们的项目更高级,很多国家领导人都在公开场合提到过,这是我们国家的重大发展趋势,前景绝对光明……”

这些被生硬嫁接在一起的时髦名词,她都听说过。带着创业的豪情,她掏钱购买了“产品”。

数天后,头目就把财务报表给她看:“你赚钱了!但是得上市才能套现。”

日进斗金啊,她又拿出更多的钱,还四处拉亲友入伙。

其实,所谓的“赚钱”就是数字的

浮动,没见一分真金白银。前不久,她开始怀疑,头目安抚道:“你看,阿里巴巴不都在美国上市了吗?我们公司明年也要上市了,华尔街交易哪还用现钱,都是网上划来划去,最后划到你银行账户里的呀……”

她被抓时,已累计从拮据的口袋里掏出2万元。

缺乏管束的儿子 混成了小区惯偷

母亲狂热于传销之时,儿子变得无人管束。

初中毕业后,他开始在社会上混饭吃。没有别的生存技能,他就靠拉车门盗窃过活,而且什么都拿:鼠标垫、手电筒、几个硬币、餐巾纸……一直过着有上顿

没下顿的生活。2013年,他因为盗窃,被警方处理过。

拉车门的次数多了,他也摸到了一点门道:专挑高档小区下手。9月23日晚上,在建德某别墅区内,他被保安抓了个现行。

民警为这孩子觉得可惜。他看起来与一般的小混混不同,白净秀气,清纯稚嫩,看起来更像一个闷头读书的校园“学霸”,性格也相当老实。“如果家里能有人管束他,时不时点几句,这个男孩子不至于如此。”

残忍的好久不见 当真是好久不见

办案过程中,民警留意到这对母子神情的微妙变化:最初的惊鸿一瞥,两人都有些期许、惊喜和疑惑,能看出来,他们思念和牵挂着对方;可一旦关系得到落实,两人脸色都迅速黯淡了,不愿意面对这尴尬的局面。

结果,两人的心理防线迅速崩溃,口供和竹筒倒豆子一般,全交代了。

儿子说:“两年没见过妈妈了,没想到再相遇会是在派出所,我宁可没有认出她。”

母亲痛哭:“如果不是鬼迷心窍去做传销,没离开家,儿子也不会沦落成这样,他才17岁啊……”

民警感叹:“这对母子的下次会面,估计是在看守所里了。非常残忍,也很无奈。”

如此的好久不见,当真是好久不见。

母子离散两年却在审讯室意外重逢



通讯员 徐文栋 记者 孙磊

“噢,刚进去的那个年轻人,远看跟我儿子很像……”

她,42岁,朴实,迷惘,坐在派出所审讯室,眼睛突然一亮!

“噢,那个女人说话,跟我妈妈的声音很像……”

他,17岁,清秀,稚嫩,走进隔壁的审讯室,眼神有点疑惑。

这是9月23日深夜,发生在建德新安江派出所里的真实一幕。正是这审讯室门前的惊鸿一瞥,牵出了一场令人唏嘘的家庭悲剧……